



呆子的世界觀

李謹光

你仍然流着五千年鮮紅的血
但沒有半點文化的基因
既然擠棄了
五千個春秋，一個銀禧又算什麼

苦守着一口沒有清泉的井
狼吞虎嚥
一堆堆被炒了又炒的術語
盲目地演繹
一條條被重複了又重複的方程式
(當井被人用鮮血染紅後
你才象徵性地帶上一條黑紗)
業生說：
那是一塊神聖不可侵犯的
領土
或者說這是另一種煙火
絕不全面

你如何帶動一系列不能間斷的列車？

我始終看不見自己的眼睛
也不知何時開始
在茫茫的大洪流裡流轉
偶而
感覺到虎視和暖
(現狀張着申時的虎口
如果一不小心
連一點蛛絲也未留下.....)

朝九晚五過後
俗務與新聞
祇能在健身與娛樂之間
攫取魚
或者熊掌
如果再去敲擊那扇雕龍的門
只有在燈火闌珊處
苦撐着一襲飄搖的孤魂
或者就做那
「寶蓋下罩着的一羣豬」？

馬賽地豪華流線型跑車與高尚獨立洋宅
不停誘迫你走上梁山
誘迫你
罄盡未來十五二十年的資源
之後，經年累月
向江湖父母
事盡第廿五孝

所以，花前月下
有人總愛乘承銀行家的鷹眼掃射：
是租戶還是屋主？

「未聞刀沒而利存
豈容形亡而神在」
然而，徒仗七尺之軀
是否能勝採一柄解牛的刀？
最終還是在知性感性良知和歲月交織湊响下
走向沒有星沒有月只有霓虹燈的

街道
走向一個冥頑不靈不能躲避的定律
僅僅傳遞那把牛刀而不是
刀神

在江湖道上
以不守稱的中饋
以巧織的口語
獲得一身銅臭
竟然沾沾自喜

要記住
競爭已經升級
你必須設法跟上強風的脚步
循着圓規方規規規規上
強風的脚步
或者，你選擇向自由扯白旗

是僵硬的還是刻意經營的
系統
一拍即合衝也衝不出的
第四度空間
在青黃不接的年代
是選擇向月亮求愛還是
躲進虎腹裡取暖

把生命交給
麻將桌，不按理出牌
是道友取勝的唯一途徑

把最廣義的加諸商品
把最狹義的加諸個人

朋友之間一杯淡水
常常被衡量後標價
銅腥味很濃很濃的一杯水
再也嘗不出一種雋永的
淡味

難道是眾人皆醒
唯我
獨醉
倫理
是一隻過街之鼠
臣君子父齊齊跪倒在世俗裡
虔誠地向
物質觀
膜拜

仁義
只是一種規律化的開場白
一種見面的
儀式
「噫」過後
言歸正傳時
總免不了

伺機向你
開
刀
他還是堅信
傳統不是這樣的
傳統不是超級市場裡擺賣的
廉價雕刻

在流言與蜚語中走向
荒原
用呆子之勇
敲擊一朵不鏽的古銅鐘
响與不响
已是度外之物
冷淡冷感已是最熟悉的眼神

他還是堅信
風氣之先必先有爭論
良田之於荒野
必先耗盡拓耕者之神形
他必須應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
去試探湖水的彈性和迴响
以期得逞.....

再以菩薩的苦心營造
一種氣候一股風向
尋覓黃河與拉讓江的
匯聚點
托候鳥把訊息
自崑崙傳向摩鹿山
自摩鹿傳向崑崙山

風塵僕僕一位苦行僧
留留然擁進一個人情味很淡很薄的區域
化緣
嗟來之食
是唯一的安慰

同樣的古道
他走着
怎麼走不出夙昔的輝煌
他還是海枯石爛地走着
一定要設法
讓生活中銀羽之徒
完成久踐心願
衝出胡同窄巷

期待
你張口
我張口
他張口
數千古風流人物
數歷史的腳步
奔向火爐
奔向陳列在高堂的
器皿

煙火

砂撈越星洲詩社
文藝雙週刊
49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人世間：文字的力量

有時候靜下心來想一想，日子一天一天過去，老命一天一天老去，我們就就於文字，到底文字有什麼力量？想着世界上種種人為的野蠻與殘酷，文字的力量比起來有何作為？香港作家也斯在《書與城市》一書裏曾說：「詩是殺和世界上多麼殘酷的一種力量，如果連這些力量也沒有，恐怕我們不知更要陷進怎樣的一種境地去。」他又指出文字的建設性力量：即與他人溝通，傳達訊息，減低人類的殘酷，期望矯正那些目下威脅人類存在的危機。文字有這種力量，我們對文字豈可沒有信心？

然而文字的力量來自那裏？來自文字本身，抑或來自文字所欲表達的思想？記得胡適有篇雜文談到「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這個大弊病即是「濫用名詞」的「思想」方法：以抽象名詞來代替許多事實（例如如「胡先生過去與封建主義鬥鬥的光榮，是我們最崇拜的」），毛病是籠統是抹煞事實，以連串的名詞來冒充推理的程序（例如如「沒有殖民地就沒有資本主義，沒有了資本主義，就沒有了歐美的燦爛光華。」），毛病是懶惰是武斷。

由此可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文字若成爲思想的障礙，如何能生出力量？文字實是郭沫若與加爾思想的工具，思想不清，遑論文字之力量。胡適對此名詞濫用而提出的戒約包括：(一)不用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詞，(二)與其用抽象名詞，寧可多列具體事實，(三)推理是拿出證據來，不是搬出名詞來，(四)凡用一個意義有廣狹的名詞，不可隨時變換它的涵義，(五)「但願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

本期特別推介李謹光友人的長詩《呆子的世界觀》。從此詩之用筆看來，李謹光肯定是詩壇老手，否則哪有渾厚若此的詩力。此詩之思想內涵耐人推釀，文字也超越了刻意的雕鑿，值得再三吟味。

馬旗君也在本期繼續論詩。文藝課題的討論，本刊樂於鼓勵。討論問題最重持平公允，認清問題，擺出事實，講明道理，方能把思想弄清楚。本刊園地公開，歡迎討論批評。(羅胡)

具有符咒力量的文字

——與羅海先生「就詩論詩」

● 馬旗

筆者那篇《異議》之味很濃的詩評，實是一時「手癢之作」。殊不知，手操生殺之權的「羅總管」(歐筆而口)，權衡得失之餘，竟按手中「燙手的山芋」，予以刊出。名家畢竟是名家。非常人必有其常人所不及之處。說來慚愧，自己手頭並未擁有《星洲》這本令人驚慕的詩文集。翻閱之餘，一種直覺的印象使我感到「旅人」有點問題。下筆之時，以為萬無一失，不料還是搞錯出事(將詩中「月」字誤作「夜」字)。今蒙羅海先生予以匡正，以杜謬傳(詳見第四十七期《煙火》副刊)。這里我謹向羅海先生以及讀者們致歉。至於羅海先生那種對文藝問題無比執著的態度，本人表示尊重。

其實能有「就詩論詩」的機緣，不也是人生一大樂事？我讀「這一種青苔.....」一文，單看標題，已如來者絕非尋常之輩。其劍未出鞘，一股無形劍氣已然逼人而來——高手畢竟是高手。羅先生能以一種難度較高的層次，由詩的技巧方面圖騰剖析「旅人」，非有相當的修爲，何能克此！然而，在密不透風的劍影之中，依稀似有某些破綻之可尋.....

談詩的問題，理應先對詩確立一種共識。然而，「詩」是什麼呢？根據比較權威的說法是：「一句詩是由幾個字組成的一個完全、簇新、與原來的語言陌生並具有符咒力量的字」。這種對詩的詮釋，似乎太學術化了，在下此等泛泛之輩，倒有點給他嚇呆了。不過，倘加引而申之，其意無非指詩人全力營造更堅實的詩質，求取全新的詩感，賦詩以更強的生命。「旅人」一詩的前半段，就是太無詩趣，缺乏含蓄，直陣式的描述物象，讓讀者只見「到」的框架，幾乎忽略了信守「只有散文不能表達的成份才可以入詩——才有化爲詩體之必要」這一經典性的教導。

羅先生既然承認林先生「在境界轉換之際似乎瀟灑了一致」，這無非說明意境無法提升，進而自然地聯帶詩的下半段的意象？這也無非認同本人所說「完全交雜破碎」，「完全不求取內在的邏輯聯系」這樣的論斷？羅先生又認爲「月」照著極松的眼，頗具爭論性。這個句子所造的意象，我覺得是失敗的，不過這又不是要點.....而我則認爲是「旅人」全詩中



一種可怕的累贅。我的語文知識告訴自己「聯」字應作「張目怒視」解，既然聯目，那又何來之「惺忪的眼」呢？這不是不倫不類麼？這不是做筆嗎？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句「詩」並不能規歸現代詩嚴格的意象範疇之內。全詩只有「單意象」，即「故宮的青苔靜靜地滋長」。意象，尤其是駁雜的意象，乃現代詩的內在本質，非其則不足以言「張力」。詩，尤其是現代詩，總須經得起推敲，耐得住分析，才算好詩。

成語雖然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東西，亂改不得。然而，經過時間的冲刷，某一些「句型」遂有所「異變」。至於「莫名其妙」可否寫作「莫明其妙」？成語詞典應該有最佳的解答。不然請教小學老師也是可行之法。

對文藝問題，共同探討，必有所益。羅海先生的「這一種青苔.....」一文，畢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詩評文字，自有其一定的價值。

(稿於八九年三月一日)